

“通灵人”尤里·盖勒的真相

金 岭 默 然 等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封面设计* 董黎明

“通灵人”尤里·盖勒的真相

金岭 默然 等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溧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86,000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000

统一书号: 13119·1030 定价: (科四)0.40 元

目 录

是“通灵人”，还是骗子？[1]

——代前言

探究尤里·盖勒的真面目[6]

尤里·盖勒与科学[34]

关于《新科学家》杂志的调查报告[39]

关于斯坦福研究所的调查报告[60]

头号怀疑论者和他的讨伐队[81]

评超感官知觉和意念致动[93]

附录：尤里·盖勒自述[111]

是“通灵人”，还是骗子？

——代前言——

明 道

七十年代初震惊欧美各国的一位新闻人物，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有些报刊上也纷纷宣传起来了。这就是来自以色列的所谓“通灵人”尤里·盖勒(Uri Geller)。据国外一些报刊、电台的介绍，其本领之玄妙，令人瞠目结舌。国外有的研究机构又曾经专门对他进行了测试，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作了肯定。

可是，前不久与一位在我国学习的意大利学生谈起此事时，他笑着说：“啊哈，尤里·盖勒！那是个国际大骗子。你们还不知道，他是个魔术师！”这位欧洲青年何以能够毫不犹豫地得出相反的结论呢？

再重翻介绍盖勒的文章细看，果然在字里行间找到“还有些人认为盖勒只不过是一名高明的魔术师”这句话，但是为什么说盖勒是魔术师的道理则只字未提。

如今终于看到了这本小册子中收集的几篇材料，才使我们了解到国外这场骗局的概貌。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对盖勒是否真是“通灵人”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的心理学家安德鲁·韦尔开始时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接近盖勒的，可是在亲自观察了盖勒的各种表演后，韦尔就转为深信不疑了。然而他最后还是在—位魔术师的指点下识破了骗局，写出了一份客观的研究报告《探究尤里·盖勒的真

面目》，并公开发表了。

韦尔对盖勒认识的转折点是结识了一位高级魔术师詹姆斯·兰迪。这位魔术师向韦尔表演了魔术，其内容竟和盖勒在斯坦福研究所向科学家们表演的“奇迹”一样。韦尔这才相信“眼见未必为实”，从而恍然大悟。魔术师兰迪早就冷眼观察着盖勒。他一贯反对用魔术行骗。他打破了魔术师的行规，公布了有关魔术的“门道”，并且指出要揭露这个骗局，“唯一的办法是在他用一个弯曲的钉子换好的钉子时，或在椅子腿上弯钥匙时当场抓住他。”后来，盖勒的行骗终于真相大白。1975年后，盖勒也就成为过时的人物了。

兰迪承认盖勒是一个很高级的魔术师。可是盖勒为什么要行骗呢？

经济上的收益当然是个重大原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盖勒实质上是现代灵学家收买的一个工具，是现代灵学家安德里亚·布哈里奇在以色列“发现”了盖勒，然后把他带到美国去表演的。布哈里奇还作了盖勒的监护人。盖勒用他的魔术手法逼真地表现了现代灵学者所追求的各种“超感官知觉”(ESP)和“意念致动”(PK)等心灵现象。这不仅仅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灵学家们自己，因而心灵现象也就被封为“盖勒效应”来进行研究了。可是，当盖勒的骗局被揭穿后，这些心灵现象也就不得不复原成为魔术表演了。

盖勒和那位灵学家之间有什么默契，虽然有许多值得深思之点，但我们不好妄作臆断。盖勒曾经宣称自己的超常能力是在三四岁时由“飞碟”(其泛称即“UFO”)中的宇宙人所赋予的。而布哈里奇也公开作证，说自己在以色列亲眼看到盖勒进入了一只“飞碟”。一唱一和，显然是在演一出时间节拍并不协调的“双簧”。

世界著名的球外文明研究权威，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他首先倡导并设计了旨在与球外文明联系的金属信息板和“地球之音”唱片送往太阳系之外)曾以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据驳斥了“飞碟”是宇宙人驾临地球的运载工具说。但布哈里奇和盖勒还是利用这种无稽之谈作为其“通灵”能力来源的根据。这不仅仅利用了人们的“飞碟”热和对宇宙人的渴求心理，而且是在把信奉者引导到骗局的终极目的——证明上帝的存在。

英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怀德海曾经说过：“宗教如果不用与科学一样的精神接受变革，它就不能恢复其固有的权威。宗教的原理或可永存，但此种原理的表现，需要不断的发
展。……而宗教与科学的互相作用，就是促进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不妨极简略地作一个历史回顾。如果说一百年前唯灵论者所供奉的“神媒”的神奇功能是上帝直接赋予的，那今天现代灵学家所崇拜的“通灵人”的能力则来自“飞碟”中的宇宙人。神媒的活动是为了证明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而盖勒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这种力量来自我的外边，而我只是个通道罢了。我相信有另外的维度和另外的宇宙，通过我的能量正是来自另一宇宙的——为了某种目的在一定的指挥下通过我而传送出来的信息。”

这将是怎样一条通道呢？

正当盖勒红极一时之际，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些“科学理论”：

美国的哈德教授认为地球可能是“一种宇宙动物园，是和宇宙的其余部分隔开的。而看守人经常对园内的居民进行任意的取样检查。”

英国的霍尔丹教授提出，可能有极高级的生物“正在操纵着我们这个世界的事务，或者我们的太阳系、甚至我们银河系的事务。与此同时，他只直接对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显现它的存在。”

.....

显然，盖勒当然就是这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人中的佼佼者。

科学与神学的斗争是一直在继续的。在这两军对阵中，神学常常祭起的“迷魂套索”之一就是魔术。历史上确实有不少科学家们在魔术面前败下阵来，甚至被俘虏。

当然，在魔术自己宣布自己是魔术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魔术师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魔术师表演魔术时决不会因为台下坐着科学家而露了底，也不会有人因为科学家也看不出魔术的“门道”就认为魔术师真能在半空中钓到一条鱼或是无中生有地搬来什么东西。但是明明在表演魔术而不说是魔术，那就是骗术了。科学家们看不出“门道”并不是他们的弱点，但轻易地信以为真，并加倡导，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韦尔在盖勒事件中最后总结说：“自从认识盖勒以来，我已经学到了许多观察事物的方法，并且懂得了在评价证据时，特别是评价那些似乎能够证明我希望相信的事物的证据时，更需要慎之又慎。”这说明他已经从纯经验的观察方法上前进了一步，但还很不够。如果韦尔没有遇到兰迪怎么办？如果兰迪和盖勒不是棋逢对手怎么办？如果兰迪也是盖勒的同伴又怎么办？

当然，识破骗局不能只靠魔术师。兰迪说：“科学家是些容易受骗的人。”这不完全对。当科学家只相信“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方法时是难免受骗的。但当他们掌握了理论思维方

法之后，科学家就有能力识破骗局了。可惜一些科学家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或是自己的科学仪器。他们没有想过，企图用科学仪器证实的东西，恰好要彻底推翻已有的科学定律，当然也就否定了在这些科学定律基础上设计制造的科学仪器。基础已被否定，仪器已是不可靠的废物，又能证明什么呢？还是恩格斯的老话：“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盖勒被揭露了，从“通灵人”回到了魔术师。他无所谓，不仅继续表演魔术，还可以把他行骗的“光荣史”编成《我的故事》出版。而那些受骗的科学家们则只好承认发生了“科学界的水门事件”。有什么办法呢！

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了呢？不是那样简单。苏联心理学教授津钦科在1973年说过：“灵学引起了许多反灵学的方法和揭露骗局的手段。但是，不论怎样揭露，也不能动摇虔诚的灵学家。对灵学就象对宗教一样，信仰胜于事实。耸人听闻地宣传心灵现象，大肆散布各种传说，是同这种信仰分不开的。”看了这本小册子收集的这几篇材料也不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譬如说：抓住盖勒一次捣鬼，并不能证明盖勒每次都捣了鬼。识破了一个盖勒，也不足以证明别的什么“勒”都是骗子。这也是一种理解法。也许韦尔说的对，他说：“问题是谁在看和用什么样的观点去解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使这种现象变真或变假。”

为了让读者进行对比、鉴别，这本小册子里还附上了尤里的自述。让我们看看他的神出鬼没的表演吧。

注：本书封面图案选自〔美〕《科学文摘》1980年春季特辑。——编者

探究尤里·盖勒的真面目*

安德鲁·韦尔

尤里·盖勒(Uri Geller)是以色列人, 现年 26 岁, 不久前来美国作通灵术和意念致动表演。尤里·盖勒声称, 只要通过聚精会神注视, 他就能使金属物体变弯或折断, 他还能使物体不翼而飞。自从我一年多前遇见尤里·盖勒以来, 我一直试图透彻了解他的天赋才能。了解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别的人物犹如历险一般, 从怀疑不信的峡谷上升到过完全相信的巅峰。下面让我来描述我的这一次历险。

去年四月, 尤里·盖勒在贝克莱作他早期的一次公开表演时, 我恰巧在那里赶上了。这次表演在一个学校的礼堂里举行, 入场券票价不高, 礼堂里座无虚席, 人们争相观看尤里·盖勒的奇迹。

表演开始, 安德列亚·布哈里奇(Andrija Puharich)作开场白。布哈里奇是位物理学家兼人体通灵现象研究者, 是他把尤里·盖勒带到美国来的。布哈里奇解释说, 尤里·盖勒很累, 因为他刚刚为贝克莱和斯坦福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作过表演。布哈里奇向大家说明, 尤里·盖勒通过了斯坦福研究所控制得十分严格的一些测试; 这是一个私人高级智囊机构, 去年秋天曾对“盖勒效应”进行了研究; 所以, 观众们

* 此文发表于 1974 年。作者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是美国心理学家, 文中详细描述了他从不信到深信又到不信的过程。——译者

现在应当完全站在盖勒一边，给他以精神力量，那么奇迹就肯定会出现。

你站在我的一边吗？

接着尤里登台表演。他漂亮英俊，孩子般地热情。尤里说他这一天累坏了，特别是因为他在为科学家们表演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他解释说，观众的态度是他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观众站在他一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如果观众不站在他一边，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他举例说，不久前在《时代》杂志社表演，由于编辑们持怀疑、敌对态度，所以他表演没有成功。然而，在为密执安州贝城地区的一家地下报纸的编辑们表演时，他却能够使银餐具折断，使物件消失得无影无踪。

尤里告诉我们，他最初注意到自己的通灵能力是在他的儿童时代，他发现自己能够猜到他母亲打牌的输赢。他七岁左右时注意到他戴的手表的针会无缘无故地往前跳或者往后退几个钟头。接着，他自然而然地发觉，他要这种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尤里没有对人说起他有这种通灵术，不久也就把这种事丢到脑后。但是，20岁出头一点，他又对这种事发生了兴趣，并且开始搞起这种玩艺，最后他决定以此谋生。1970年六、七月间起，他开始为小批观众表演，至1971年底，他在以色列已经闻名。正是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布哈里奇。

尤里开始表演，他从观众里头挑了几名自愿上台协助表演的女观众。他不断告诫我们，如果什么也不发生，请不要失望。“盼望会发生点什么，那么就有可能发生点什么。”

尤里要求第一个志愿者在黑板上写一种颜色的名称。这时尤里把脸转向别处，不看黑板。这位志愿者便在黑板上写

了个“蓝”字，然后擦掉。

他要求观众在他数到三时“想”那个志愿者写的颜色名称，“但是千万别说出声来”，他这样告诫大家。他数到三时，我想“蓝”字。他^三共数了三次，我们想了三次。尤里摇着头，说，“不行，我有点拿不准，再来一次，一、二、三……”停了好长一会儿，尤里才说：“好，让我来碰一下运气，我得到的颜色名是‘蓝’。”

观众们拼命鼓掌。尤里举起手请大家不要鼓掌，他说：“等一等，请问刚才谁在给我暗示是“黄”色？”一位坐在前排的年轻人倒抽一口冷气，举起了他的手。“请不要这样做，”尤里对他说，“你这样做真会使我搞糊涂的。”那个年轻人表示抱歉，并说他这样做是不由自主的。

使停走的表重新走动

下一个试验尤里也是成功的。黑板上写上一个外国首都名，然后擦掉，用上面同样的方法尤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说对了这个首都名是布拉格。他接着又说对了写在黑板上然后擦去的几个数字。

“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怎么会知道的，”他说，“我脑子中有一块象电视屏幕那样的屏幕，我接到信息后，不管是什么都会在屏幕上显现。”

接下来尤里表演意念致动，即用思想的力量使物体移动。尤里说：“谁要是^有停走的表，只要部件完整无缺，请拿到台上来，让我来试试看能不能使它重新走动。”显然，他的这种通灵术已经众所周知，因为有许多人带来了停走的表。尤里让一个上台协助表演的妇女把一块表用双手捏住，然后把他自己的一只手放在这位妇女的双手上面，但不接触到她的手，只

是在上面来回移动，好象在发动某种能量似的。他对那个妇女说，如果她的手猛地感到一阵发热或者刺痛，请告诉他。她这样做了。尤里就把她的手打开，拿出表来，表果然走动了。尤里接连试了几块坏表，几乎每块都走动起来了，其中有一块是很古老的挂表，已经停走了好多年。

尤里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他要试试弯一些金属物品。观众中不少人自动奔上台去拿出戒指、钥匙和饰针给尤里做试验。尤里解释说，越是人们心爱的东西，越是灵验。不过他不能保证成功，因为他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表演失败后感到很累。他把戒指放在志愿协助试验的人的手里，他仍然把自己的手放在志愿者的手上面来回移动，试了几个人，都没有成功，他只得作罢。他说：“不行，今天晚上不行了。”观众感到有点失望，但是他们已经亲眼目睹了他的通灵术。

尤里最后请一小批志愿者跟他一起在贝克莱市内开一次盲车，作为他的表演的压轴戏。所谓开盲车，就是他把自己的眼睛蒙得严严实实，借助乘车人的视力，通过心灵感应开车。志愿乘车的人很多。第二天我听说，这次盲车开得很成功。

从偏见到相信

尤里·盖勒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挺惹人欢喜。他是否真的有用意念影响物质的本领，这我还说不上。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使停走的表重新走动，因为那天表演我坐在后排，但是我相信那些目睹者的证明。另一方面，心灵感应的实验没有能打动我，我看到过魔术师用魔术作过类似表演。开盲车这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并不深刻，因为有人能够学会透过蒙得十分严实的布看到外面。我真正想看的是使钥匙弯

曲，或使戒指折断。对我来说，那才是决定尤里真伪的关键。

我很倾向于认为，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我不怀疑，譬如说，心灵感应的存在。事实上，我认为心灵感应是极其普通的，这类事情一直不知不觉地发生着。我从来没有见过心灵致动，但是我也准备接受它。证实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需要化多少脑筋。物质和能量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义语，这一命题跟现代物理概念是不矛盾的，而人的意识是能量的一种实在形式，这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意识为什么不能影响物体的性质呢？

那次表演之后，我一直没有见到尤里·盖勒，直到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才重新见到他。那时他已经非常出名。他先后和默夫·格列芬以及杰克·帕尔作了两次令人信服的电视表演。在第二次电视表演中，尤里使一颗大铁钉弯曲了。他的节目主持人惊讶之至。同时，各地的报纸和杂志都发表了有利于他的文章，只有《时代》杂志指责他在骗人。

我当时住在纽约。有一天晚上，安德列亚·布哈里奇邀请我去纽约西北部的一个地方参加一个小小的聚会，那里尤里将会见一些打算给他拍一部故事片的人。

我到达时十个人在那里，其中包括布哈里奇和盖勒。尤里刚从加利福尼亚飞来，他看上去精神很好，虽然他说他累了。参加聚会的还有：一家大电视广播网的录象灯光总监和他的夫人；一位年轻律师和他的夫人；一位年轻的女巫师，她同时也是布哈里奇的被保护人；还有贾夏·卡茨，他是负责安排尤里表演的以色列两经理之一。

出席的人中有许多看到过尤里的通灵术表演，其中有些人亲眼目睹被认为是奇迹的现象。那位律师给我看了尤里为他弯曲的戒指，这一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信念。

“我仅仅是一个通道”

大家闲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到一个小房间里坐下，希望尤里能够立刻试验他的通灵术。但是尤里请我们不要催促他。他说：“如果事情要发生，那么就会发生。”尤里开始告诉我们他最近的一些意念致动的故事。有一次他和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一起进餐，他把这位物理学家的餐叉搞弯了，使这位物理学家“惊叹不已”。前天，他从加利福尼亚飞来，在飞机上他“不知不觉”使一架电影放映机“卡了壳”，结果电影胶片都抖落到了地上。“这样的事情我在场时老是发生，”尤里说，“有一天我和安德列亚在一家饭店吃饭，桌子上的一把餐叉‘啪’地一下断了。”

有人问尤里他认为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我不认为这是意念的力量，”他回答说，“灵学家一直在谈论意念的力量，但是我认为这种力量来自我身体以外的地方，我只是一种传递通道而已。”有人问，来自身体以外的地方他指的是什么。“我相信其他维世界和其他宇宙，这种通过我这一通道输送的能量来自另外一个宇宙。这种能由智慧驾御着，有意通过我表现出来。”布哈里奇啧啧赞同，他说，据他和尤里了解，这种智慧的性质是令人十分惊讶的。他不想多谈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玄妙”了，他将在他正在写的一本书中进行讨论。

但是，尤里补充说，他认为美国人民现在特别容易接受这种能量。“这里人们真正相信我，这里事情将会发生！”他把自己说成“比水门事件还要轰动”，并且预言，每个美国人不久都将知道他的名字。尤里说，美国有些高级官员已经相信他，国防部对他能通过遥感把磁带上的东西洗去特别感兴趣。尤里描述了他在一位美国参议员在场的情况下使飞机场监视电视

图象消失的经过。尤里这样东拉西扯地谈了好一阵子。

桌上放着一些银餐具和几个钥匙。尤里拿起一把钥匙拨弄。每个人都凑上前去，尤里说：“今晚不知道行不行，我真的感到很累，怕搞不成功。”他用拇指和食指在钥匙表面摩擦了一会儿。“不行，”他说。他把钥匙放回桌上。

想 冰 淇 淋

尤里建议：“让我们还是来试试心灵感应吧。”他指指我说：“你在一张纸上画上幅画，你画时我不看你画些什么。”他把头转向别处，我画了一个表示无穷大的 ∞ 。尤里又说：“在这个图下再画一张。”我加了一个金字塔。“好，”尤里说，“现在把这两张画用意念传递给我，你在思想中只要想象这两幅画的图象。”尤里拿起一支笔和一本拍纸簿。他全神贯注，先凝视了我一下，然后闭上眼睛。他迅速地在拍纸簿上画起来。“我得到的第一张画是一个由圆变成的8字。”他画了一个竖8。在8下面他画了一个三角形。我给他看我画的 ∞ 和金字塔。“妈的，”他说，“我看到了金字塔，但它一闪而过，变成了一个三角形。”但是，尤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你能不能把你的什么意念传递给我？”

“嗯，当然能。来吧，把你的眼睛闭上。”

我们两人都聚精会神想起来，我思想里冒出来的是一个蛋卷冰淇淋，可能因为我经常想吃蛋卷冰淇淋的缘故，而尤里想传递给我的是一艘船的图形。

尤里又让参加聚会的其他人也画了些图，他都猜得比较准确。接着，他开始有些猜不准了。“屋子里的能量有些不太对头，”尤里抱怨说，“现在就是不灵验；或许我太累了缘故。”

“你能不能试试弯钥匙？”有人问。

“我来试试，”尤里回答说，“不过，现在恐怕弯不了。”他拿起一个大钥匙，开始在钥匙柄上摩擦。钥匙纹丝不动。他把钥匙放在手掌心里，用手指弹弹，仍然什么也不发生。“也许把它放在什么金属的东西上能行，”尤里建议说。有人替他拿来一个煎锅，他把锅合在桌上，把钥匙放在锅底上，他摇动了一下钥匙，轻轻拍打了一下，但钥匙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不，不行，让我们等待一下吧。”这时尤里显得有点焦躁。他偶尔用希伯来语和他的经理贾夏·卡茨(Jascha Katz)交谈上几句。

“你只能对金属物体产生影响吗？”我问。

“只能对金属物体，”他回答说。

“不管什么金属都能产生影响吗？”

“是的，不管什么金属。

“我不是一个弥赛亚*”

“你作沉思冥想或者进入神志恍惚状态吗？”我又问。

“不，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你服用麻醉品吗？”

“不，我连酒也不喝。”

“人们看到你使那些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时，他们的反应如何？”

“噢，伙计，他们惊讶透了。大多数人真的十分激动，十分兴奋。有些人即使亲眼看见了仍然不相信。西海岸有位仁兄说我裤腰带里藏着激光枪。你相信不？”他笑着摇摇头。“有的人相信我的表演是真的，但认为这是罪过。”

* 弥赛亚系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译者

“请你解释一下好吗？”我说。

“行，就拿昨天在飞机上发生的电影放映机卡壳的事来说，飞机上的一位女招待员真的惊慌失措之至，因为她从未见过这种事。我告诉她我在飞机上时这种事时常发生，我不是故意要使这种事发生，而是出于无意。这样，飞机上的有些乘客因为看过我的电视表演将我认了出来，我就为他们弯了几把钥匙。接着有一位来自夏威夷的大汉走了过来，声称自己是治安防卫局的军官。我的表演太玄妙了，他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最后他的态度只得和解下来，不过他问我，我怎么知道我的表演不是魔鬼搞的鬼。他说，夏威夷老人们相信，象我这样的力量来自魔鬼。”

“你怎么想的呢？”

“嘿，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我就是有这种能量，这种能量就是通过我表现出来。我希望表演给人看，我要人们相信这是真的，我裤腰带上没有激光枪，也没有化学物质。我只是对着钥匙默念：弯，弯！我感到钥匙将会弯曲，而钥匙真的弯曲了。”

“我想有人会感到忧虑的。”

“当然他们会的，但是，你瞧，我不是摩西或者耶稣或者弥赛亚，或是其他什么人。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万物来自上帝，但是，我不认为这种能量跟上帝有什么相干。”

“你对有生命的东西能产生影响吗？”

“能。有一次在旧金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们给我一朵玫瑰花蕾，我把它放在手中，花蕾就开放了。”

“对人能产生作用吗？你有没有试过给人治病？”

“只有一次，我在斯坦福时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姑娘让我看一看，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她的腿几年以来第一次能活